

游城南记 宋 张礼

元祐改元，季春戊申，明微、茂中同出京兆之东南门。

张注曰：唐皇城之安上门也。至德二载，改为先天门，寻复旧。肃宗以禄山国仇，恶闻其姓，京兆坊里有安字者，率易之。

续注曰：《志·总序》云：唐开元元年，改雍州为京兆府，以京城为西京；天祐元年，昭宗东迁，降为佑国军；梁开平元年，改府曰大安，越二年，改军曰永子；后唐同光元年，复为西京；晋天福元年，改军曰晋昌；汉乾祐元年，改军曰永兴，其府名皆仍旧，有宋因之。故其南北相值之街亦曰安上。

历兴道、务本二坊。

张注曰：兴道坊在安上门街之西，景龙三年，改瑶林坊。务本坊在安上门街之东，与兴道坊相对，景龙二年，改玉楼坊。景云元年，并复旧。二坊之地，今为京兆东西门外之草市，余为民田。

自务本西门，入圣容院，观荐福寺塔。

张注曰：圣容院盖唐荐福寺之院也，今为二寺，寺之浮图今正谓之荐福寺塔，尚存焉。其寺文明元年立，谓之大献佛寺，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，景龙中，宫人率出钱，起塔十五层。

续注曰：贞祐乙亥岁，塔之缠腰尚存，辛卯迁徙，废荡殆尽，惟砖塔在焉。

南行至永乐坊。

张注曰：即横冈之第五爻也，今谓之草场坡，古场存焉。隋宇文恺，城大兴，以城中有六大冈，东西横亘象乾之六爻。故于九二置宫室，以当帝王之居，九三置百司，以应君子之数，九五贵位，不欲常人居之，故置玄都观、大兴善寺以镇之。玄都观在崇业坊，大兴善寺在靖善坊，其冈与永乐坊东西相直。

《长安志》云：坊东有裴对滑。度欲入朝，有张权舆上疏云：“度名应图讖，宅据冈原。”盖尝有人与度作讖云：非衣小儿坦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驱逐。言度曾讨淮西平吴元济；宅据冈原，与兴善、玄都相连故也。

东南至慈恩寺，少迟登塔，观唐人留题。

张注曰：寺本隋无漏寺，贞观二十一年，高宗在春宫，为文德皇后立为慈恩寺。永徽三年，沙门玄奘起塔，初惟五层，砖表土心，效西域窣堵波，即袁宏《汉记》所谓浮图祠也。长安中摧倒，天后及王公施钱，重加营建，至十层。其云雁塔者，《天竺记》达嚩国有迦叶佛迦蓝，穿石山作塔五层，最下一层作雁形，谓之雁塔，盖此意也。《嘉话录》谓张莒及进士第，闲行慈恩寺，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，后以为故事。按：唐《登科记》有张台，无张莒。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鏗下及第，冯氏引之以为自台始，若以为张莒，则台诗已有题名之

说焉。塔自兵火之余，止存七层，长兴中，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，判官王仁裕为之记。长安士庶，每岁春时，游者道路相属，熙宁中，富民康生遗火，经宵不灭，而游人自此衰矣。塔既经焚，涂圻皆剥，而砖始露焉，唐人墨迹于是毕见，今孟郊、舒元舆之类尚存，至其它不闻于后世者，盖不可胜数也。

续注曰：正大迁徙，寺宇废毁殆尽，惟一塔俨然。塔之东西两龕，唐褚遂良所书《圣教序》，及《唐人题名记》碑刻存焉。西南一里许，有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庙碑，工部侍郎张或撰，司业韩秀弼八分书，字画历历可读。

倚塔下瞰曲江宫殿，乐游燕喜之地，皆为野草，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。

张注曰：江以水流屈曲，故谓之曲江，其深处下不见底。司马相如赋曰“临曲江之隈洲”，盖其地也。《剧谈》曰：曲江本秦隈洲，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。江故有泉，俗谓之汉武帝泉，又引黄渠之水以涨之。泉在江之西，旱而祷雨有应，今为滨江农家湮塞，然春秋积雨，池中犹有水焉。黄渠水出义谷，北上少陵原西北流，经三像寺（鲍陂之东北，今有亭子头，故巡渠亭子也），北流入鲍陂。鲍陂隋改曰杜陂，以其近杜陵也。自鲍陂西北流，穿蓬莱山注之曲江，由西北岸直西流，经慈恩寺而西。欧阳詹《曲江记》其略曰：兹地循原北峙，回冈旁转，圆环四匝，中成坎窟，窅窅港洞，生泉翕源。东西三里而遥，南北三里而近。崇山浚川，钩结盘护，不南不北，湛然中停。荡恶含和，厚生蠲疾，涵虚抱景，气象澄鲜，涤虑延欢，栖神育灵。观此可得其概矣。唐进士新及第者，往往泛舟游宴于此。文宗时，曲江宫殿废十之九，帝因诵杜甫《哀江南》之诗，慨然有意复升平故事。太和九年，发左右神策军三千人疏浚，修紫云楼、彩霞亭，仍敕诸司有力建亭馆者，官给闲地，任营造焉，今遗址尚多存者。江水虽涸，故道可因，若自甫张村引黄渠水，经鲍陂以注曲江，则江景可复其旧。不然，疏其已塞之泉，渟潴岁月亦可观矣。乐游原亦曰园，在曲江之北，即秦宜春苑也，汉宣帝起乐游庙，因以为名。在唐京城内，每岁晦曰上巳重九，士女咸此登赏袂褻。乐游之南，曲江之北，新昌坊有青龙寺，北枕高原，前对南山，为登眺之绝胜，贾岛所谓“行坐见南山”是也。

出寺，涉黄渠，上杏园望芙蓉园。西行，过杜祁公家庙。

张注曰：杏园与慈恩寺，南北相直，唐新进士多游宴于此。芙蓉园在曲江之西南，隋离宫也，与杏园皆秦宜春下苑之地。园内有池，谓之芙蓉池，唐之南苑也。杜祁公家庙，咸通八年建，石室尚存，俗曰杜相公读书堂，其石室曰藏书龕。

续注曰：石室，奉安神主之室也。

出启夏门，览南郊、百神、灵星三坛。

张注曰：启夏门，唐皇城之南门也，北当皇城之安上门少西。盖京城之南

凡三门：中曰明德门，今谓之五门，西曰安化门，今谓之三门，此其东门也。三坛在门外西南二里，百神灵星二坛颇毁，而圜丘特完。南一里，有莲花村，未详其所以名也。

续注曰：少西北，有唐赠户部尚书杨贞公塲庙碑，晋公李林甫撰，王曾书，王敬从题额。次东南有唐相国令狐氏庙碑，太和三年，刘禹锡撰并书，陈锡篆额。杨氏苗裔，太和间尚盛，人呼为庙坡杨，辛卯迁移后，无闻焉。

次杜光村。

张注曰：杜光村有义善寺，俗谓之杜光寺，贞观十九年建，盖杜顺禅师所生之地。顺解《华严经》，著《法界观》，居华严寺，证圆寂，今肉身在华严寺。

东南历仇家庄。

张注曰：庄即唐宦官仇士良别业也。士良死，籍没其家，后晋赐晋昌军节度使安彦威，安氏子孙世守之。士良墓碑俱存，其南为郭子仪墓，西南长孙无忌之墓，碑皆断仆。

续注曰：抚定后府南赵牛里皓阳观主李可贞、乔志朴相过，语余观西北有两大碑，云是郭氏墓碑，他曰往观，其一寿州刺史郭敬之神道碑。敬之字敬之，子仪父也，以子仪贵，赠太保徐国公，碑额御题，韩国公苗晋卿撰序，萧华书。其一郭氏所尚升平公主墓碑，书撰姓名失传。

过高望西南行，至萧灌墓，读碑。

张注曰：灌，嵩之父也，碑乃明皇题额，张说为文，梁升卿书。嵩墓别葬张曲。

由赵村访章敬寺基，经拨川王论弓仁墓。

张注曰：五代周太子太师致仕皇甫玄，庄在赵村，建隆二年置，墓在村东，碑在其庄内。章敬寺，《长安志》曰：在通化门外，本鱼朝恩庄也，后为章敬皇后立寺，故以为名。殿宇总四千一百三十间，分四十八院，以曲江亭馆、华清宫、观风楼、百司行廊及将相没官宅舍给其用。今此基不甚侈，且与《志》所载地里不同，岂四十八院之一耶？论弓仁者，吐蕃普赞之族也，世相普赞，戎言以宰相为论，因以为氏。圣历三年，以所统吐浑七千帐降唐，累有战功，死赠拨川王，葬赵村，张说为碑，今已毁仆，字无存者，独其题额在焉。

下勋荫坡，入牛头寺，登长老文公禅堂，夜宿寺之南轩。

张注曰：勋荫坡，今牛头寺之坡也。寺即牛头山第一祖遍照禅师之居也，贞元十一年建，内有徐士龙所撰碑，太平兴国中，改寺曰福昌，元丰癸亥，长老道文自南方来，居于寺之北堂。其南轩为延客之所，今有朱公掞题壁。

己酉谒龙堂，循清明渠而西，至皇子坡，徘徊久之。

张注曰：龙堂在牛头寺之西，寺故有龙泉塔院，此堂即其地也。泉北有塔，俗称龙堂坡也，甚平衍，中多植杏，谓之杏花坪，见杜诩《胜游录》。清明渠，隋开皇初，引沉水西北流，屈而东流入城，当大安坊南街，又东流至安乐坊，入京城。今其渠自朱坡东南分沉水穿杜牧之九曲池，循坡而西，经牛头寺下穿韩符庄，西过韦曲，至渠北村西北，流入京城。皇子坡又在龙堂之西，秦葬皇子于坡底，起冢于坡北原上，因以名坡，隋文帝改永安坡，唐复旧。

览韩、郑郊居，至韦曲，扣尧夫门，上逍遥公读书台，寻所谓何将军山林而不可见。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，往往旧迹湮没，无所考求，岂胜遗恨哉？

张注曰：韩店，即韩昌黎《城南杂题》及送子符读书之地，今为里人杨氏所有，凿洞架阁，引泉为池，穿地得《大鸣起信论》碑之上篇。郑谷庄在坡之西，今为里人李氏所有。韦曲在韩郑庄之北。尧夫，进士韦师锡之字也，世为韦曲人。远祖夔，后周时居此，萧然自适，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，时人慕其闲素，号为逍遥公，明帝贻之诗曰：香动秋兰佩，风飘莲叶衣。《北史》有传。今其读书台□□□立。逍遥谷则在骊山西南，盖亦慕夔而名之也。杜甫《何将军山林》诗有“不识南塘路，今知第五桥”，又曰“忆过杨柳渚，走马定昆池”，今第五桥在韦曲之西，与沈家桥相近，定昆池在韦曲之北，杨柳渚今不可考。南塘，按许浑诗云“背岭枕南塘”，其亦在韦曲之左右乎？尝读唐人诗集，岑嘉州有杜陵别业、终南别业，而石鳖谷、高冠谷皆有其居，郎士元有吴村别业，段觉有杜村闲居，元微之亦有终南别业，萧氏有兰陵里，梁升卿有安定庄，今皆湮没，漫不可寻，盖不特何将军山林而已。

晚，抵申店李氏园亭，夜宿祁子虚书舍。

张注曰：申店夹漓水之两溪。李氏名之邵，字公材，尝为进士。祁子虚名彻，李舍人婿也。园之东有阁曰秘春，北有小轩曰明月。

庚戌，子虚邀饮韦氏会景堂，及门，主人出迓，明微以为不足，子虚道其景且诵其诗，明微闻之，始入其奥。

张注曰：韦氏名宗礼，字中伯，世为下杜人，盖唐相之裔，家失其谱，不知为何房。城南诸韦聚处韦曲，宜其属系易知，然或东眷，或西眷，或逍遥公，或郑公，或南陂公，或龙门公，不知其实何房也。中伯博学好古，葺治园亭，奇花异卉，中莫不有，曰与宾客宴游，朝奉郎白序题其堂曰会景。中伯圃中有对金竹，其状与对青相似，长安有此竹者，惟处士苏季明、张思道与中伯三家而已。

复相率济漓水，陟神禾原，西望香积寺塔。原下有樊川、御宿之水交流，谓之交水，西合于灃，北入于渭。

张注曰：《长安志》曰：漓水，今名流水，一作洗水，自南山流至皇子陂

。今滴水不至皇子陂，由瓜洲村附神禾滴上穿申店，而原愈高，凿原而通，深至八九十尺，俗谓之坑河是也。瓜洲村之东北原上滴水北岸上，尚有川流故道，西北过张王村之东，又西北经内家桥，又西北经下杜城，过沈家桥。杜城之西有丈八沟，即杜子美陪诸公子纳凉遇雨之地。滴水上原西北流，而合御宿川水，是名交水，在香积寺之西南。香积寺，唐永隆二年建，中多石像，塔砖中裂，院中荒凉，人鲜游者。

下原，访刘希古，过瓜洲村。

张注曰：刘希古名舜才，为进士不第，退居申店滴水之阴。瓜洲村，俗以为牧之种瓜之地。予读许浑集，有《和淮南相公重游瓜村别业》诗，淮南相公杜佑也，佑三子师损、式方、从郁，牧之从郁子也。由此考之，在佑已有瓜洲别业，则非牧之种瓜地明矣。今村南原上有瓜洲墓，岂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？亦犹长安县有高丽曲，因高丽人居之而名之也。

复涉滴水，游范公五居。

张注曰：范公庄本唐岐国杜公佑郊居也，门人权德舆为之记，纂叙幽胜，极其形容。旧史称佑城南樊川有桂林亭，卉木幽邃，佑曰与公卿宴集其间，元和七年，佑以太保致仕居此。《式方传》又云：杜城有别墅，亭馆林池，为城南之最。牧之之赋亦曰：予之思归兮，走杜陵之西道。岩曲泉深，地平木老。陇云秦树，风高霜早。周台汉园，斜阳衰草。其地有九曲池，池西有玉钩亭，许浑诗所谓“九曲池西望月来”，池迹尚存，亭则不可考也。又其地有七叶树，每朵七叶，因以为名，罗隐诗所谓“夏窗七叶连檐暗”是也。以是求之，其景可知矣。此庄向为杜氏所有，后归尚书郎胡拱辰，熙宁中，侍御史范巽之买此庄于胡，故俗谓之御史庄，中有溪柳、岩轩、江阁、圃堂、林馆，故又谓之五居。

东上朱坡，憩华岩寺，下瞰终南之胜，雾岩、玉案、圭峰、紫阁，粲在目前，不待足履而尽也。

张注曰：朱坡在御史庄东，华岩寺西，牧之《朱坡》三绝句，极言其景。华岩寺贞观中建，寺之北原，下瞰终南，可尽其胜，岑参诗所谓“寺南几千峰，峰翠青可掬”是也。终南一名太乙，一名地肺，《关中记》曰：终南太乙，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。《柳宗元碑》曰：据天之中，在都之南。西至于褒斜，又西至于陇首，以临于戎；东至于商颜，又东至于太华，以距于关。秦末，四皓隐于其间，后因立庙，唐文宗诏建终南山祠，册为广惠公。圭峰、紫阁，在祠之西。圭峰下有草堂寺，唐僧宗密所居，因号圭峰禅师。紫阁之阴即泐陂，杜甫诗曰“紫阁峰阴入泐陂”是也。太乙在祠之东，雾岩、玉案，附丽而列。二峰之间，有冰井，经暑不消，长安岁不藏冰，夏则取冰于此。紫阁之东

有高观峪，岑参作高冠，蒋之奇作高官，未知孰是。

已而子虚、希古开樽三门，寺僧子齐，出诗凡数百篇，皆咏寺焉，予赏苏子美诗，明微吟唐僧子兰诗“疏钟摇雨脚，积雨浸云容”之句，及读相国陈公“悔把吾庐寄杜城”之言，则又知华岩之为胜也。酒阑，过东阁，阁以华岩有所蔽，而登览胜之。真如塔在焉，谓之东阁，以西有华岩寺故也，今为草堂别院。

张注曰：《长安志》曰：真如塔，在华岩寺。今其塔在东阁法堂之北，壁间二石记，皆唐刻也，具载华岩寺始末，则华岩东阁，本一寺也，不知其后何以隶草堂焉。

下阁，至澄襟院，院引北岩泉水，架竹落庭注石盆中，萦澈可挹，使人不觉顿忘俗意。时子虚、希古先归，院之东，元医之居也，予与明微宿焉。

张注曰：澄襟院，唐左术僧录遍觉太师智慧之塔院也，碑云：起塔于万年县神禾乡孙村，今属鸿固乡。元医世为樊川人，其居北倚高坡，泉声泠泠，竹阴相接，圃中植花，穴洞岩间，架阁池上，茂林修竹，与之隐映，真有幽胜之趣。

续注曰：澄襟院，水久涸，今为长老滨巨源衣钵院。庄则金兴定辛巳间，尚为元氏之居，迁徙后，遂无闻焉。近代李构即庄建阁，凿洞立三清像，遂呼为三清阁，兵后，高窦老奉披云真人为十方院，门人樊志高尽有元庄。典型虽在，盛事则废。

辛亥，历废延兴寺，过夏侯村王、白二庄林泉。

张注曰：延兴寺在杨万坡断碑遗址，瓦砾遍地，兴废之由无可考，今为里人刘氏所有。竹木森蔚，泉流清浅，景胜元医之居，但不葺治耳。驸马都尉王铕林泉，在延兴寺之东，与朝奉郎白序为邻，王氏林泉久不治。白字圣均，庄有挥金堂、顺年堂、疑梦室、醉吟庵、翠屏阁、寒泉亭、辛夷亭、桂岩亭，今为王员外家所有。

东次杜曲，前瞻杜固，盘桓移时。

张注曰：《唐史》称：杜正伦与城南诸杜素远，求通谱，不许，衔之。世传杜固有王气，诸杜居之，衣冠世美，及正伦执政，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，既凿，川流如血，阅十曰方止，自是南杜稍不显。居杜固者谓之南杜，以北有杜曲故也。杜固今谓之杜坡，所凿之处，崖壑尚存，俗曰马塌崖，或曰凤皇嘴，不知何谓也。杜氏世葬少陵原，司马村之西南，杜甫尝称杜曲诸生、少陵野老，正谓杜曲、少陵相近故也。甫为晋征南将军预之后，预玄孙某，随宋武帝南迁，遂为襄阳人。甫曾祖某为巩令，又徙河南。宋孙洙为甫传，以牧之为甫族孙，盖同出于预也。是甫乃城南诸杜之裔耳，然唐宰相世系不载，不知何

故，俟再考之。

越姜保，至兴教寺，上玉峰轩，南望龙池废寺。

张注曰：兴教寺，总章二年建，有三藏玄奘、慈恩、西明三塔，寺倚北冈，南对五案峰。元丰中，知京兆龙图李公登眺于斯，命僧创轩，是名玉峰，擢万年令陈正举为之记。龙池寺直玉案山之北。

续注曰：兴教寺，开成四年，沙门令总载修。《三藏塔铭》，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刘轲撰；《慈恩塔铭》，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弘度撰；《西明塔铭》，贡士宋复撰。三藏塔奠中差大，右慈恩左西明差小，殿宇法制，精密庄严。

过塔院，抵韦赵，览牛相公樊乡郊居。

张注曰：塔院者，京兆开元寺福昌塔之庄也，俗谓之塔院，修竹乔林，森结参天，池台废基颇多，不知在唐为谁氏业。俗传国初狂人李琰居之，琰诛没官，后福昌塔成，赐之为常住。韦赵村有牛相僧孺郊居，子孙尚有存者。僧孺八世祖某，隋封奇章公，长安城南下杜，樊乡有赐田数顷，书千卷，僧孺居之，依以为学。后为相，与李德裕相恶，门生故吏，各相为党。先是泓陟相德裕宅为玉碗，僧孺宅为金杯，且云金毁可作他器，玉毁不复用矣，其言果验。然《唐史》传方技者不载其事，其亦阙文矣乎？

乃登少陵原，西过司马村，穿三像院，寻旧路，暮归孙君中复之庐。

张注曰：《长安志》云：少陵原南接终南山，北直浐水，本为凤栖原，汉许后葬少陵，在司马村之东，因即其地呼少陵原。杜牧之《自志》云：葬少陵司马村。柳宗元《志伯妣墓》曰：葬万年之少陵原。实凤栖原也。原脉起自南山，屈曲西北，冈阜相连，累累不断，凡五十里。然则凤栖、少陵其实本一，因地异名耳，汉总谓之洪固原，今万年县有洪固乡。司马村，今在长安城之东南，少陵在村之东北，则浐水在东，非在北矣。少陵东接丰梁原，或作风凉原，浐水出焉；东北对白鹿原，荆谷水出焉，二水合流入渭，杜甫诗所谓“登高素浐原”是也。少陵之东冈下，即浐水之西岸，其地有泉，旧传有犊跑鸣而泉出，今谓之鸣犊镇。三像寺开元中建，背倚北原，高数百尺，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名。又云开元末为武惠妃建，武氏墓在凤栖原长兴坊，与寺亦相近。中复，田家子，今为进士。

壬子，渡漓水而南，上原观乾湫，憩涂山寺，望翠微百塔。子虚约游五台，而与仆夫负行李者相失，遂饮于御宿川之王渠，醉还申店，几夜半矣。

张注曰：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东，旧传有龙移去，南山炭谷原之湫水遂涸，故谓之乾湫。炭谷之水遂著灵异，历代崇为太乙湫，或曰炭谷本太乙谷，土人语急，连呼之耳。

续注曰：涂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东南，旧传皇甫村有三社，曰鸾驾坪、

凤皇台及废栖真观。翠微寺在终南山上，本太和宫，武德八年建，贞观十年废，廿年，太宗厌禁内烦热，命将作大匠阎立本再葺，改为翠华宫，元和元年废为翠微寺。杜甫诗曰“云薄翠微寺”，则元和之前，固已谓之寺矣。百塔在梗梓谷口，唐信行禅师塔院，今谓之兴教院。唐裴行俭妻匡狄氏，尝读《信行集录》，及歿，迁窆于终南山鸱号推信行塔之后，由是异信行者，往往归葬于此，今小塔累累相比，因谓之百塔。塔东为石鳖谷，广惠神祠在焉。西为豹林谷，种放隐居之地，放居今为女冠所有。苏季明松门，亦在其西，而董村者，翠微寺下院也，又在其西。自董村西行几十里，曰丰德寺，丰德长老所居，今其寺犹有僧焉。南五台者，曰观音，曰灵应，曰文殊，曰普贤，曰现身，皆山峰卓立，故名五台。圆光寺，王建集为灵应台寺，陆长源《辩疑志》为慧光寺，韩渥集为神光寺，今谓之圆光寺。五台之北，有留村数寺，皆下院也。御宿川，按《扬雄传》曰：武帝开上林，南院至宜春、鼎湖、昆吾，傍南山而西，至长杨五柞，北绕黄山，濒渭而东。游观则止宿其中，故曰御宿。大抵樊川、御宿，皆上林苑地也。

癸丑，诣张思道，循原而东，诣莲花洞，经裴相旧居，越幽州庄，上道安洞，抵炭谷。既行，小雨而还，复寻会景堂，清谈终日。

张注曰：思道，唐学士鹜之后，居漓水之阴，好读书善属文，雅丽有祖风。自思道之居，东行五六里，直樊川之上，倚神禾原，有洞曰莲花，旧为村人郑氏之业。郑氏远祖潜曜，尚明皇之女临晋公主，杜甫诗有《宴郑驸马洞中》，云“主家阴洞细烟雾”，宜即此地也。自洞东行三四里，为唐裴相国郊居，林泉之胜，亦樊川之亚，今为鄱阳沈思之居。又南行三里，至幽州庄李氏林亭，李氏燕人也，故以幽州名，泉竹之盛，过沈庄矣。南行四里，至道安洞，今为尼院，院中起小塔，西倚高崖，东眺樊南之景，举目可尽。又南行七八里，至炭谷，自谷口穿云渡水，蹶乱石，冒悬崖，行十余里，数峰耸削。蹬道之半，有司马温公隶书二十八字曰：登山有道，徐行则不困，择平稳之地而置足则不跌，人莫不知之，鲜能慎。谷前太乙观，有希夷先生所撰碑，观南为故处士雷简夫隐居之地。

甲寅北归，及内家桥，子虚别焉。予与明微自翠台庄由天门街上毕原，西望三会寺定昆池，迤邐入明德门。

张注曰：内家桥，今名也，或曰雷家，或曰赖家，皆姓也。桥之西又有沈家桥、第五桥，亦以姓名。罗隐《城南杂感》诗有“赖家桥上漓河边”之句，似当以赖为是。翠台庄不知其所以，庄之前有南北大路，俗曰天门界，北直京城之明德门、皇城之朱雀门、宫城之承天门，则界当为街，俗呼之讹耳，许浑有《天门街望之》诗可据。天门街当毕原之中，《长安志》曰：少陵原西入

长安县界五里。盖毕原也，《志》误以为少陵。西望三会寺，寺边有大家，世传为周穆王陵。北有池，旧与昆明池相通，唐为放生池，有台，俗曰迦叶佛说法台，而传记以为苍颉造书台。景龙中，中宗幸三会寺，与群臣赋诗，上官婕妤所谓“释子谈经处，轩臣刻字留”是也。定昆池，安乐公主之西庄也，在京城之延平门外，景龙初，命司农卿赵履温、将作少监杨务廉为园，凿沼延十数里，时号定昆，中宗临幸，与群臣赋诗。

历延祚、光行、道德、永达四坊之地，至崇业坊，览玄都观之遗基，过冈，论唐昌观故事。

张注曰：唐昌观又曰唐兴观，在安业坊，玄都观北，中有玉蕊花。元和中，有仙子来观，严休父，元稹辈俱有唱和。

既而北行数里，入含光门而归焉。实闰月十六也。

张注曰：城南之景，有闻其名而失其地者，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，有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。若牛头寺碑阴记永清公主庄、《长安志》载沙城镇薛据南山别业、罗隐《杂感》诗有景星观姚家园叶家林，闻其名而失其地者也；翠台庄、高望楼、公主浮图、温国塔、朱坡，具其名得其地而不得其所以者也；杨舍人庄、唯释院、神禾少陵两原、三清观、涂山寺、陈氏昆仲报德庐、刘翔集之蒙溪、刘子衷之樊溪、五台僧坟院，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，故皆略之，以俟再考。至于名迹可据，而暴于人之耳目者，皆得以详书焉。